

## 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# 那个春天的故事

□于德深 文/图



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早，仿佛一夜之间垂柳就挂梢了，我就是在那样一个初春的日子走进了厂工会的大门。

初到工会一切都是那么新鲜，一切又都是那么陌生。同室的友人告诉我：咱是一个万人兵工大厂，工会无疑是一个“大家庭”，下有五个委员会，另有一个文化宫。上有三位工会主席，加上你我一个办公室，可谓“五脏俱全”。听了友人的叙述我有些愕然：这样一个大气的工会我能适应吗？第一天，同室的友人领着我逐个熟悉各个委员会的办公室，师傅们见我初来乍到的小同志热情地打着招呼，真诚地道出各自的工作特点和任务，眼神里传递的是友情和温馨。

第二天，我刚上班擦完地板，屁股还未坐稳，一位工会主席走过来交给我几张手写稿，让我从中拣出主题来，写一个简报发下去。工会主席转身走了，我却坐在那儿发愣：自己从未写过什么简报，怎样开头，如何结尾，中间咋叙述，完全是一头雾水。同室的友人看出了我的心情，坦诚地告诉我：“写东西像走路一样，走什么路要迈什么样的步。写什么稿子说什么话，写简报要简明扼要，对工人说实在话，人家才能听得懂，照着做。”友人一番热情开导，让我很感动，都说同行是冤家，可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工会老秘书，分明是我的挚友，兄长一样，关爱我这个刚刚走进工会大门，还毛头毛

脚的小伙子。

怎奈水平实在有限，吃中饭的时候，同室的友人问我：“写完了吗？”我摸摸脑袋，摇摇头！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说：“下午我帮你，别愁，刚来都是这样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一点点来就好了！”吃过午饭，友人扯着我的手说，“走，咱写简报去！”回到办公定他头也不抬地“唰唰”几笔就把简报写完了：“你再抄一遍，给领导送去！”我理解他的意思，既是怕领导说我，也是抛砖引玉让我学学他写作的路子 and 语言。于是我照葫芦画瓢把简报交给了领导，领导看下瞅我一眼：“挺快嘛，好好干！”领导哪里知道，这压根就不是我的首稿。

此事之后，我知耻而后勇，我常想，要适应工会工作，没有“三更灯火，五更鸡”的劲头不行。趁公休日，我到新华书店买了“应用文写作”，“秘书必读”，“写作入门”三本书，并且把同室友人写简报、领导讲话、经验材料、工作总结的手稿都收集起来，一边学习友人的写作路子、语言风格，一边阅读理论上的写作技巧，每天都熬到半夜，足足有半年时间。

最忘情的一次，为了提精神头，喝茶时竟拿错了杯子，把泡轴承的柴油喝了一口，造成口腔好久回不过味来。就这样我在同室友人的帮助下，一点点适应了工会工作。

过不多久，同室的友人调走了，那时又值一个初春。柳树上的毛毛狗探出了身子，办公室门前的白杨树在一夜春风中摇出了暗绿，那暗绿是春的温馨，而我也许正像一片叶子，因为同室友人春天般的温暖，让我爬上了枝头！我知道，我该怎样在春风中绽放……

## ■图片故事

### 等待

□翟杰 文/图

那天，我正在家中写稿，听见有人敲门。开门一看，是邻居李大爷。寒暄几句后，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。他告诉我，这是写给远方女儿的信，拜托我用电子邮件发送出去。我笑着问他，怎么不通过邮局寄发。老人摇摇头，说不知是什么原因，给女儿写了好几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。我又问他怎么不打电话给女儿。老人摆摆手说，女儿平时工作太忙，打手机的时候不是忙音就是不方便接听。我没再多问，拍着胸脯表示，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了。

送走老人，拿着信纸走进书房，我一边输入信的内容，一边感受着一位慈父对女儿的关爱。老人在信中写道：“梅子，不知道你们那边天冷了没有，你从小身子就弱，要注意添衣服。和男朋友还经常吵架吗？你的脾气我知道，但是凡事都要忍让。和同事处好关系，不要斤斤计较……”老人嘱咐了很多，唯一没有提及的就是他自己。我顺利地将内容输完，还排了一下版。特意选择了一款有寓意的电子信纸，上面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瑟瑟的寒风中眺望着远方。拿着老人写的那封信，我感觉好沉，



心底竟涌出一丝淡淡的感伤。

自从发送那封邮件后，我每天都要打开信箱看看有没有回信，我真替老人着急。但是一次次的期盼，换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。那天出门，正好碰见李大爷。老人对我微微一笑，问我：“梅子回信了吗？”我说：“还没，估计快了吧。”老人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哦！可能还没收到，再等等吧……”看着老人的背影，我不禁开始责怪起梅子来，你怎么就忙到给父亲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呢？

重阳那节天，李大爷一脸忧伤地告诉我，自己要搬家了，所以请我留意他的相关信件，一有女儿的消息就马上通知他。看着李大爷布满皱纹的脸，我重重地点点头。

我期待着能有一封来自远方的信函，飞进李大爷的信箱，飞入老人的心房……

## ■青春岁月

### 纸条传情

□马亚伟 文/图

上次我回家，提前给老妈打了个电话。老妈说：“你自己先回家吧，钥匙在大门口的砖缝里。”农村民风淳朴，所以老妈经常把钥匙放到砖缝里，方便我们姐妹回家进门。那天进门，我忽然发现一本相册，很旧了，但是好像从来没见过。翻开来看，里面竟然是一张张纸条。

这几年，老妈在村里的厂子里上班，老爸负责田里的活儿，两个人虽然有手机，但是都不习惯用，更不习惯发短信。我恍然明白，他们是在用纸条传情达意！别说，还挺浪漫的，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男女生互传纸条似的。

我像一个发现秘密的小贼，偷偷笑了。要知道，多年来，老爸老妈像大多数平凡夫妻一样，过着平淡的日子，从来没有提过“爱”字，我甚至没听他们叫过对方的名字，和对方说话时“哎”一声就开始说。老妈曾经无比满足和幸福地说：“我这辈子，没挨过你爸的打，挺知足的。村里不挨打的女人少。”我当时就笑了，老妈未免也太没志向了，这辈子没挨过打就算拥有了完美婚姻。其实，我一直以为，他们的婚姻不过是媒妁之言，平淡相守，根本谈不上“爱情”。

翻开那本相册，我发现老妈把老爸写的纸条都铺展得平平整整，珍藏起来。纸条的纸各式各样，有包装纸，有香烟盒，都是



窄窄的一条。细看上面的字，我又一次笑了：“小玲，我做好了饭，锅里有包子，菜在菜橱里，你要吃饱啊！”老爸根本没叫过老妈名字，以至于我都快忘了母亲在娘家的名字。这么老了，倒叫起老妈“小玲”了。在我看来，这种称呼，就像是情人间的昵称，透着亲热和爱恋。我心中窃喜，终于发现老爸和老妈的“爱情物证”了，怪不得老妈像珍藏情书一样珍藏这些小纸条。

我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一翻翻看起这些纸条。纸条大部分都是交代、告知类的话：“小玲，我吃过饭了，去浇地了。”“小玲，我到村北买东西了，很快就回来。”除了这个亲昵的称呼，里面根本没有我想象的“秘密”。

无意中看到这些纸条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因为老爸老妈在我们眼里太古板了，没想到他们也会纸条传情。我明白了，老爸老妈相守一生，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，他们的爱情在这些稚拙的纸条里，远比我想象的深厚。

我把这些纸条重新藏好。我知道，老爸老妈的爱情都藏在里面。

## ■家庭相册

父亲走了多时了。在我记忆的深处，父亲是位很不起眼的人。他个子不高，脾气不好，但却很善良厚道，胆子小得像米粒，即使用水泡一下也长不大。

父亲是辽宁彰武人，解放前张作霖当“胡子”的时候，老家经常“跑胡子”，生活不得安宁，每天都提心吊胆，于是父亲用两个大筐，一头挑着家当，另一头挑着几岁的我，千里迢迢从辽宁逃荒到了北大荒。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北大荒冬天冰天雪地，小青雪每天都一刻不停地嗖嗖刮。一没爹二没妈的父亲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领着全家六七口人挤在一个磨房里。磨房是废弃的，除了窗户和门四处露风，磨房的四周挂满了霜雪，房檐上透着胳膊粗细的窟窿。母亲说，“大冷的天去外边柴垛要二捆柴禾来堵一下，看把孩子们冻坏了！”父亲哼了一声出去半天空手回来了，母亲问“柴禾呢？”他摇摇头，“人家的柴禾，看见了咱会丢人的。刚到这儿，给人留个好印象！”母亲看看他叹口气：“那就挨冻吧！”说也怪，天不留人留，朴实的北大荒人看到我们家人这样守规矩，伸出热情的手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冷的日子。

解放后，家里分到了房子和土地，也分到了马。有了土地便有了自己的小天地，除了种各种植物也种西瓜和甜瓜。在我的记忆里瓜地离村子不远，每到瓜果



### 不起眼的父亲

□开心 文/图

飘香，父亲常常搭一个瓜棚，几根木棍交叉着一支，中间用些柴草一堵，地上铺着草帘子，一个瓜棚就站在那儿了。瓜是供自己家吃的，但种瓜的人有个规矩：凡是路过瓜地或者到瓜地来的人都可以尝尝瓜，吃多少都行，但不能带走。我的一些小伙伴们老远嗅到瓜味，总是长在瓜棚的周围，吃饱肚子了舍不得走，不让拿咋办？只有偷了，于是一个个从树毛子里钻进去，趴着往瓜地爬，我也打进了小伙伴的“内部”，帮着站岗放哨，就这样我的小伙伴们个个心满意足，每人都

兜着几个大瓜跑回了家。最初，我以为父亲真没发现，岂不知少了瓜父亲怎能不知道！等我“放哨”回到瓜棚，父亲笑哈哈地说：“你这小子胳膊肘往外拐，还好，从小心眼好，长大了也厚道，像我的儿子。”

父亲喜欢马。合作社前家里养了几匹马，除了春天耕地秋天收获往家里拉黄豆、高粱和玉米，冬天要把打的粮食往县城运，“交公粮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大荒冬天大都在零下35度左右，有时甚至零下40度，吐口唾沫立即冻成冰，从早上起来就刮小青雪，北风呼呼地吹，父亲就是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下，天天跑县城送“公粮”。他戴着像电影《暴风骤雨》中的老孙头的毡帽，穿着毡疙瘩鞋扛着大鞭跟着马车“踏踏”地跑。送粮的老乡见了，问他：咋不坐车？父亲心疼地说：“拉这一车粮食就够马吃了，我再坐上更沉了，马受不了！”

儿时的记忆就像天上的云朵一片一片的，尽管没有风吹着也忽东忽西。父亲73岁那年病了，长年累月的劳作让他患上了老肺肿，每喘一口气就像喉咙里堵着什么一样，即使这样，天蓝的日子，他依旧支撑着走向户外，看着他春夏秋冬呵护的园田。头上偶尔掠过一只鸟儿，他抬头远眺久久地望着，那样子仿佛也像长上一只翅膀，在浩瀚的云中自由地飞翔！